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主晝神偈頌第二首：

【知諸眾生心所樂，如應為說眾法海，句義廣大各不同，具足慧神能悉見。】

第二尊是發起慧香主晝神，他得的法門是「普觀察一切眾生皆利益令歡喜滿足」，在長行得法的時候，我們曾經跟諸位介紹過，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告訴我們，「義圓稱機，故滿心成益」，今天我們看他的讚頌，與他所修的法門完全相應。我們今天生活在現代的社會，要怎樣來學習，我們才能夠得真實的利益。

第一句是『知諸眾生心所樂』，這個「樂」念去聲，愛好的意思。這一句是觀機，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，對於現代人心裡面所愛好的不能不知道，他所愛好的是邪、是正、是是、是非，我們都要能夠辨別。因為現代的社會跟過去確實大不相同，古時候，以中國做例子，每一個朝代的變更，社會人心也都有變化，但是變化的幅度不大。這是什麼原因？古人比我們現代人重視教育。諸位聽到我這一句話，難道現在人就不重視教育嗎？現代的學校比古時候多，多得太多，古時候學校少，但是現在學校雖然多，跟古時候教學的性質不相同。

我記得過去我講經的時候跟諸位提到過，我初出家的時候在台北圓山臨濟寺，這個寺廟隔壁就是圓山動物園，是一個小山丘，我們這個寺廟有一條小路可以通達山上。有一天早晨我們在出坡，早晨我們寺院裡都分配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掃院子，門口院子很大，每天都落下很多樹葉，大概有三、四個出家人清潔這個環境。我看到有四個學生，說說笑笑的從我們的小路上山，我看了他們這些言語

談吐行動，我嘆了一口氣，我說：「可惜年輕人沒有受過教育。」這個話被他們聽到了，他們回過頭來找我，來質問我，他說：「我們是台大法學院四年級的學生，你怎麼說我們沒受過教育？」我聽了之後，我很歡喜，「噢！你們原來是大學生，那我向你請教：什麼是教？什麼是育？什麼是教育？這三個問題你解答給我聽」。他說不出來，回頭來問我。那個時候的學生很難得，還是滿可愛的，他還能回頭向你請教，現在學生不行了，沒有這種風度，也沒有這個心量。

什麼叫「教」？《說文解字》裡對於這個字的註解，教是覺的意思。教學，古時候教學是教你覺悟。不但佛法教人覺悟，儒家、道家，古聖先賢的教育，沒有一個不是教人覺悟的，破迷開悟，這在教。「育」，育是養育，養育你長大成人，頂天立地。今天我們的學校，「教」的意思沒有了，覺的意思沒有了，「育」也沒有了，「教育」合起來更沒有了。然後他反過來問我，他說：「我們現在是大學四年級，馬上要畢業了，那我們今天接受的這是什麼？」我想了一想，我說：你們可以說是接受高等知識的訓練，我不承認你們受過教育，我承認你們受過高等知識技術的訓練。所以如果要是名實相副的話，大學應當改作什麼？「高等知識傳習所」，應該是這樣的。教育一定是教人破迷開悟，轉凡成聖，這是教育。

不但你大學教育沒有，你小學教育也都沒有受過，他很驚訝，「怎麼小學教育沒有受過？」我說：我現在請你吃飯，擺四個菜給你，這四個菜你都不會擺。他眼睛睜大看著我。我說：這四個菜擺在這一張桌子上有陰陽五行，你懂得哪個菜擺在哪個位置上？他沒有學過。在《禮記》裡面，吃飯，菜有一定的擺法，一出來菜你擺得不對，你沒受過教育，沒學過。我們在掃地，我說：掃地你也不會掃，沒有學過，這是小學教育，灑掃應對；不但你高等教育沒學

過，你小學教育也沒學過。這四個學生很可愛，他能夠接受，他聽我講得有道理，他服氣。

我們不能不知道眾生的根機，不能不認識現在是個什麼時代。現在時代何以跟過去有那麼大的差別？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的差別，原因就是我們疏忽了聖賢的教育，你們今天講的童蒙、啟蒙。啟蒙，現在居士林耕心園小朋友念的《弟子規》，你們想一想，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學過？這是什麼？這是兒童教育、小學教育，這裡面都是講日常生活的規矩。除了老師教導生活教育之外，教你認字，我們現在有幾個人認識字？說起來你們都認識，這個字怎麼講法，為什麼這種寫法，你不曉得。認字怎麼學？《說文解字》，中國文字的來源，中國文字的結構，這種符號的含義，這才認識字。山、水象形的，這就講究「六書」。這是古人造字的六個原則，現在幾個人懂得？幾個人學習過？所以連字都不認識，這個字裡頭的含義，他怎麼會知道？補救這個弊端，我們出家人有責任。當然現在我們是以經教為主科，如果將來自己有多餘的時間，還有這個能力，這些古籍不能不涉及，這是常識，有助於講經教學，不能夠疏忽。

這是屬於文字學，尤其是文言文，文言文是工具，在整個世界上任何國家民族都沒有，唯獨中國有，中國老祖宗聰明有智慧，發明這個方法。在過去，古人都知道，言語隨著時間、隨著地區常常會改變。我在念小學的時候，我們學生常常講的口頭語，現在沒有了，現在我們聽年輕人講很多話，我們聽不懂，語言在變。所以我們老祖宗想了一個方法，想了一個永遠不變的辦法，文言文，它跟我們平常的言語完全脫節，走兩個路子，語跟文分開，語會變，文不變。因此你只要懂文言文，幾千年前老祖宗寫的這些文字，他們一生的智慧經驗，都可以用這個工具保存傳遞下來，給我們做參考資料，這個太難得了。外國沒有這一套東西，他們的言語跟文字是

一致的，像我們現在講的白話文，一致的，因此過個幾十年、幾百年之後，言語改變了，古時候的文字他就看不懂。所以現在在西方，像古老的希臘文、拉丁文，只有少數考古學家才能夠摸索，沒有辦法大眾化。而在中國的古文是一般人統統都要學習的，這個工具好，無比的殊勝，中國人獨有。

由此可知，古文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縱的傳遞訊息，傳承智慧的一把鑰匙，我們拿到這一把鑰匙，幾千年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財產，我們就統統接收過來了。這一把鑰匙你沒有，典籍雖然存在，你看不懂，那也是枉然！古文怎麼學習？過去我的老師教導我們，熟讀五十篇古文。從前要背誦的，你能夠背誦五十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閱讀古文。這事情實在講不難，一個禮拜念一篇，好好的去背一篇，一年就完成，要真幹。古文到哪裡去選？李老師以前教導我們選《古文觀止》。《古文觀止》總共有三百多篇，李老師從頭到尾都給我們講過一遍，非常難得。我們在台中十年，十年如一日，每一個星期講一次，十年沒有間斷，《古文觀止》講完了。在這裡面選五十篇。如果你能夠背誦一百篇，你就有能力寫古文。

中國人從小教人背書是非常有道理的，背書要用佛法眼光來看，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。現代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，以為背書是古老的傳統教學方法，那個方法是錯誤的，學生只會背，不懂意思，背它幹什麼？他不曉得確確實實不希望學生懂得意思，教他老實背，他心定，他不會胡思亂想，這就修定。小孩兩、三歲，他一天到晚也胡思亂想，教他背書，這個時候心就收回來了。專心來背書，這是修定，修清淨心，心地清淨他就生智慧。

古時候，兒童從七歲上學到十二歲，這是接受小學教育，完全背誦，沒有講解。在佛法裡面講，這是訓練戒學（戒學是守規矩，

守法）、定學，偏重在這兩門。十三歲以後入太學，把你在小學所學的這些課程，老師要跟你研究討論，著重在慧學。所以從前人這個學問真的有根底，現在人念到大學都沒有根，我們早晨講的「五根」。大學生念到拿到博士學位都沒有根，何以知道沒有根？邪知邪見一接觸他就迷了，他沒有能力辨別邪正，沒有能力辨別是非。在從前小學生都有能力辨別，現在拿到博士學位沒有能力辨別。

我們今天生活在這個時代，你一定要曉得一切眾生他心裡想的是什麼？你仔細聽聽他說的是什麼？觀察一下他做的是什麼？社會的安危，個人的吉凶禍福，一眼就看穿了。聖賢的教誨目的何在？幫助眾生趨吉避凶，幫助社會消除災難，教育的目的在此。教育的目的，不是教你發財，不是教你升官，我們一定要懂這個意思。所以你要會觀機，然後應機說法。在古代的社會，因為每一個人從小都接受過聖賢教誨，對於善惡、是非、邪正他都有個標準，所以社會能夠維持長治久安的局面。社會的動亂，那都是末代的帝王胡作妄為，才會引起社會動亂。如果這個皇帝能夠遵守傳統，不違背祖宗的成法，祖宗定的這些辦法他不違背，這個國家不會滅亡，一定是一代一代傳下去，誰願意作亂？又何況古時候帝王選的繼承人，選定之後，一定是請國家第一流的學者，真是有學問、有道德，來教導他、來輔助他，所以他真的有根。一個朝代能傳幾百年、能傳十幾代，不是沒有道理的，都是接受聖賢教化的成果。

今天中國、外國都把聖賢東西拋棄，認為什麼？這個太古老，不適合於現代。什麼是現代？貪婪是現代，瞋恚是現代，殺戮是現代。身造殺、盜、淫，口：妄語、兩舌、綺語、惡口，心：貪、瞋、痴，這是現代。這樣的現代化社會，哪有不動亂的道理？人民生活如何能避得了天災人禍？我們深深相信種善因得善果，你的因不善，你想有善的果報，哪有這個道理！

我們一定要觀察，很細心的、很冷靜的去觀察，我們才會清楚、才會明瞭，然後你才懂得要怎樣教導他們。聖賢人留下來的經典，經典裡頭字字句句都是講原理原則，原理原則它裡頭所含的義趣，那就沒有止境，所以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在過去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講法，在今天動亂的時代要有動亂的一種講法，這個講法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隨著眾生根性不同有不同的講法。所以清涼大師這個註解做得好，「義圓」，義就是經典頭的義理，義理是圓的。圓的是什麼？圓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所以稱機，各種不同的根機都行、都適應。佛法妙就妙在這個地方，它不是一個講法。

我們學教的人、研究經的人，你現在在初學，初學是教你基本的方法，你學個幾年之後，你基礎方法已經得到了，有這個基礎，你再去看經論的註解，每一個朝代人的註解。我們中國人喜歡《楞嚴》、喜歡《金剛經》，這兩部經歷代的註解非常豐富，《金剛經》有五百多家的註解，《楞嚴經》也將近有一百多種註解，你仔細去看，他們講法都不一樣。為什麼說法不一樣？他的聽眾不一樣，他這個說法在那個時代、那些聽眾，一定得利益。所以經不是一個說法，經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古大德註解也把註註活了，清涼大師就是個例子，他的註解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你一看，你就要懂得他的意思，隨著他的意思去講、去發揮，決定不會錯誤。

我們從這一句，這是最明顯必須要體會到，「知諸眾生心所樂」，「諸眾生」，超越國土、超越族類、超越宗教，虛空法界一切眾生都包括在裡頭。沒有說「知諸佛子心所樂」，那就是變成佛教徒；它是「知諸眾生」，基督教徒也包括在裡頭，回教徒也包括在裡頭，世界上所有不同宗教、不同種族都包括在裡頭，我們都要知道。在近代西方人常常談到的多元文化，這就是多元文化。特別是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由於科技發達，資訊方便，整個地球哪個地

方發生一點事情，我們從電訊廣播立刻就知道；換句話說，這個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，與我們的生活都有密切關聯，不能說這事與我不相干。從前可以說，在沒有科技的時候可以講，關山阻隔，地方遙遠，與我們不相干，沒有什麼大的影響。現在不行了，現在飛機二十幾個小時就繞地球一周。現在還不斷在進步，前幾年我在美國聽說，美國跟蘇聯合作發明快速的飛機，將來從美國到中國，橫度太平洋，只需要四個小時，比現代的飛機速度要快一倍多。地球愈來愈小，我們關係就愈來愈密切，所以世界上不管是哪個國家、不管是哪個族群、不管是哪個宗教，如果出現一點問題，對我們的生活立刻就產生影響，這叫觀機。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世界各個地區的人，他們想什麼？他們說什麼？他們在做什麼？還有各個不同身分的人、不同年齡的人、不同行業的人，他們的想法看法、說法作法，我們統統都要了解、都要明白，才能夠真正做得到弘法利生。

弘法就是把佛陀的教育、教導，介紹給一切眾生，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，這是目標，教學的目標。弘法利生的目標是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，用什麼方法？這方法從綱領上講，首先要教導他明瞭因果的道理與事實真相。眾生現在生活這麼苦，苦從哪裡來的？苦有很多很多種，每一種苦都有它的因緣，要讓他明白。所以印光大師一生當中，極力提倡《了凡四訓》，是大有道理。今天我們弘法利生，對整個世界、對一切眾生，用什麼來奠定基礎？《了凡四訓》。頭一個問題就是讓他認知，他知道、他認識因果的道理與事實真相，這是聖賢教育的基礎。不但是佛教，中國的儒家，可以說是全世界自古以來，無論是哪個宗教，都奠定在這一個基礎上。

這個課程重要，我常常勸初學同修，你要想入佛門，你首先要將《了凡四訓》讀三百遍。現在有VCD好，書讀得比較不容易，你把這個，現在拍成電影，那尤其好，你把這兩片從頭到尾看三百遍

。我們現在有三種語言，我也常常勸勉同學，像我們常常到香港去、到中國南方去，廣東話我們不懂，現在我們有廣東話的兩片，你聽，聽上三百遍，我相信廣東話會聽了，縱然不會講，會聽了，一舉兩得。南方地區的人普通話他不懂，我們有普通話的，你就聽普通話，學語言。也有同學發心學英語的，我們有英語配音進去的。語文也學到，佛法的基礎也打好了。不能不幹，不從這上奠下根基，我們的修學沒有根。

《了凡四訓》我曾經講過很多遍，從前我們沒有很好的錄像設備，有錄音帶；好像錄像帶也有，是在澳洲講的，但是是講大意，沒有細說。這一次同修們要求，希望我在香港，把《了凡四訓》重新講一遍。我們香港錄影室設備很新，完全是現代化的設備，高科技的設備，我們準備從二月去的時候，就開始在那邊錄《了凡四訓》。如果不是深入《了凡四訓》，說老實話，「知諸眾生心所樂」，你也沒有辦法，你也很難辨別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能幫助我們觀機，它裡頭給我們分析善與惡、是與非、邪與正，分析得很清楚，這是很難得的一部好書；不但自利，而且能夠利他，奠定自己德行的基礎，也幫助你觀機。你會看人，你也會看事，對於一切人事物你知道怎麼看法，然後這才教化眾生。下面一句「如應為說眾法海」，這叫應機說法，你懂得什麼樣的根性，應該用什麼樣方式去開導，他才歡喜接受，依教奉行。

佛法是活的，佛法沒有界限的，佛法包容的，經上常講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所以佛法包括一切法，一切法覺悟、通達，就叫做佛法。佛是覺的意思，法是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你只要覺悟了，法法皆是佛法；如果不覺悟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也不是佛法。諸位要曉得，佛法跟非佛法界限在哪裡？在迷悟。迷了，一切法就叫世間法。什麼叫世間？世間是有障礙的、不圓融的。覺悟了之後，



一切法都叫佛法。為什麼？他沒有障礙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理無礙、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覺悟就沒有障礙，無障礙叫佛法。絕對不是：這是佛的經典是佛法，那個基督教的《新舊約》，那不是佛法，你這樣看就看錯了，你完全落在妄想分別執著裡頭。

真正覺悟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這個話你們聽說過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難道基督教《新舊約》不是佛法，除這個之外？沒有這個講法！所以圓人說法無法不圓，道理在此地。迷的人，沒有覺悟的人，再翻過來說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同學不少看過《六祖壇經》，《壇經》裡面印宗法師向六祖請教的時候，那是初見面，聽說他從黃梅得法，印宗就請教他，「禪定解脫」，他請教他這兩法：禪定、解脫，黃梅五祖是怎麼講的？他請教。而六祖回答他回答得妙，禪定、解脫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印宗也很聰明，聽了之後就覺悟了。你們想想他們這個問答，問是我們凡夫的問題，答是無上的智慧。我們還在分別禪定怎麼講法、解脫怎麼講法，都落在妄想分別執著裡頭，六祖回答的時候完全解脫了。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，要學覺，要學悟。

經典是引導而已，引導我們覺悟的，那你就會學了，你就不會迷在經典裡面。像印宗這一句怎麼講法，這個名相怎麼講法，那就錯了。那是教小學的，不是教大學的，那是文字學。教你名相怎麼解釋是初學入門，我們總不能永遠作一年級的學生，哪有這個道理？年年都一年級，搞了幾十年還是一年級，這個不行，一定要把自己不斷向上提升，從形相提升到擺脫形相。所以到高級修學的時候，馬鳴菩薩《起信論》裡頭，那是高級的修學法，教導我們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」。我們把印宗跟六祖兩個人的談話，用這個原則來一觀察，你就曉得印宗是住法相，六祖不住法相，完全離開了。「離文字相、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」，六祖離開了，印

宗沒有離開，他們兩個人差別在此地。印宗經過六祖這一點醒，他覺悟了，只要把這個一放下，他就入境界了。這是我們中國人俗話稱「得道了」，大徹大悟，得道、證果了，就是說他契入這個境界。

有智慧的人教學，佛經上有個比喻，猶如「海潮音」。海潮音比喻什麼？不失時節因緣，它一定的時候漲潮，一定的時候落潮。我們懂得跟一切眾生接觸，在什麼時候應該跟他說什麼法。眾生根性不相同、文化背景不相同、生活方式不相同、思惟的方法不相同，我們都要懂得，跟他接觸知道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他。目的，幫助他開悟，悟了才有樂。苦從哪兒來的？苦從迷來的，不悟就有苦，悟了苦就離開了。所以破迷開悟是因，離苦得樂是果，因上做個轉變，果上就圓滿，一定要懂這個道理。

印光大師給我們很大很大的啟示，諸位同修千萬不能夠疏忽，《了凡四訓》一定要像淨土一樣傳遍全世界。這一次我們千禧年的晚會，從北京來了一些同修，臨走的那一天晚上請我吃飯，我就把《了凡四訓》重要性告訴她們，她們兩個人發心，回去籌備重新來拍攝。現在我們流通的兩片，這裡面的演員很多她們都熟。兩片時間太短了，很多東西都沒有能夠表演出來，所以我希望能夠做到六片，也不要太長，六片就相當適當。她們去籌備，希望在今年六月以前能夠流通。流通出來之後，我們再配音，配廣東話、配英語、配日語、配西班牙語，向全世界大量流通，這個會很受人歡迎。書不見得有人看，講得再好、講得再詳細，尤其書那麼厚一大本，一看就嚇到，他就不想看了，所以用表演的方法好。她們對這個很有興趣，知道這是一樁大功德，真正能夠挽救世界劫運。這一樁事情要不是印祖提醒我們，我們怎麼都不會想到，是印祖提醒了我們。

我在一九七七年，第一次到香港講《楞嚴經》，在香港住了四

個月，其中有兩個月住在中華佛教圖書館，圖書館雖然不大，但是裡面蘇州弘化社流通的書相當完備。我們是印祖這一個系列的傳人，對於印祖感情特別重，所以他老人家的東西我們一定是多看。我們在流通書籍裡面看到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彙編》、《安士全書》流通的量最大，每一版差不多都是五萬冊、十萬冊，這麼大的數量。我再一看的時候，印了幾十版、二十幾版、三十幾版，我當時看了非常驚訝！我從這個地方省悟過來，這是我們學佛真正的根基，祖師用這個方法，我們明白了。學佛，無論在家、出家都要從這裡扎根，你要不在這上扎根，你的佛法就是沒有根的；換句話說，你不可能有成就。我們培訓班的同學要注意到這一樁事情，《了凡四訓》的原文不多，最好每天抽一點時間讀一遍，每天讀一遍，你要讀熟了的話用不了很多時間，至少在三年當中不可以間斷，一天一遍不能間斷，你就有根了。然後你利益眾生的心、斷惡修善的心、求菩提的道心，你才真正能生得起來。你要沒有根，你這個心發不起來，起心動念還是自私自利，那有什麼法子？

我們跟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往來、不同宗教往來，我們用什麼跟人家往來？跟人家談什麼？談《了凡四訓》好，講這些故事給人聽好，他們容易接受。你要對其他宗教介紹佛經給人難，相當不容易。介紹這些因果的故事，告訴他福是怎麼求的，災難是怎麼來的，他要把這個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他就懂得趨吉避凶，他就懂得怎麼樣做才消災免難。這個事情對他有切身的利益，他會很關心，他會認真學習。頭一步要教這個，這就在我們現前這個時代，我們知道眾生根性，我們遵守印祖的教誨，用這個方法來幫助這個世間，消除世間的劫難。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多元文化的教學，《華嚴》對我們的幫助非常之大！

要消除世間的災難，災難不外乎兩種：一個是天災，一個人

禍。人禍，顯而易見，現在大家擔心的是戰爭，特別是第三次核子戰爭。雖然現在戰爭還沒有爆發，每一個國家都在準備，都在準備打核子戰爭。這不是好事，都在積極準備，你說這個戰爭會不會爆發？因此我們要想，為什麼他們在準備幹這種傻事，給這個世間製造這麼大的災難？歸根究柢還不是少數人的自私自利，大多數的人不明究理盲從，這樣才造成，這是因。緣，彼此互相猜疑，互相不信任，這個麻煩就大了。我們明白這個因緣，我們就曉得我們應當怎麼作法，應當去幫助鼓勵大家互相往來、互相溝通。只要通了，問題就解決，最怕的是不通。像我們這一個身體，我們的筋脈、我們的血管，如果什麼地方不通，有了阻塞，人就要生病，病痛就來了。如果氣脈暢通，這個人身體健康。地球、社會亦復如是，人與人之間要往來，不可以不往來，人與人之間一定要溝通，多往來、多溝通，問題就化解。我們主動跟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往來，目的在哪裡？化解誤會，化解敵對，化解歧視，這問題逐漸就解決了。我們大家在一起作朋友多好，何必作冤家對頭？

佛在《華嚴經》上這樣教我們，我們看看其他宗教的教義，他們的神聖也是這樣教我們。沒有一個宗教的聖人，教你去害人，教你去欺負人，沒有！都是教你去愛護別人、幫助別人、容忍別人，所以在教義教理上可以互相貫通。如果要說是差別，只可以說是經典所教的，有講得比較淺、有講得比較深，有些地方說個原則、有的講得很詳細，差別在此地。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？我們曉得眾生根性不相同而有差別，但是它的原理原則、它的方向目標，都沒有差別，都是一致的。落實到實際生活行為裡面，愛心，佛家常講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慈悲就是愛心。佛家說慈悲不講愛，為什麼這個說法？因為世間人講的愛，它裡頭有情，是感情的。佛家換個名稱，佛家講慈悲，慈悲就是愛，但是這個愛是智慧，不是從情

生的，是從智慧生的。從智慧生的愛心叫慈悲，從感情生的叫愛心、叫愛。但是諸位曉得，感情會變，今天愛了，明天就不愛，它會變的，智慧永遠不會變。

在外國沒有慈悲這個名詞，不像中國人把這個辨別這麼清楚，外國人都講愛，「神愛世人，上帝愛世人」。上帝的愛、神的愛就是佛家講的慈悲，它不是感情的。何以知道它不是感情的？因為他講「愛世人」，他並沒有說愛基督徒、愛天主教徒，那個說是感情的；愛世人，那就是不分國土、不分族群、不分宗教，它是智慧的。所以它的意思有，但是不像佛教說得這麼清楚、這麼明白，我們要把不同宗教經典合起來看就明白、就懂得了。

底下這一句是『句義廣大各不同』，「句」是言語文字，「義」是講義理，因為眾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菩薩教化的方式就不一樣。從這個地方我們能深深體會到，我常講所有宗教都是佛菩薩示現的，我們在經上看到了一個原則，諸佛菩薩應化在十法界，應以什麼身得度他就現什麼身，應該說什麼法他就說什麼法，佛沒有定法可說，佛也沒有一定的身相，隨類化身，應機說法。我們就明瞭，應以基督身而得度者，他就現基督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天主身得度者，他就現天主身而為說法。我們通達這個道理、了解這個原理，所以所有一切宗教的神聖，沒有一個不是佛菩薩的化身，我們明白了。那些宗教徒，他不明瞭，他不承認，我們給他換一個講法，佛教裡面供奉的佛菩薩都是天主的化身，他一聽高興了，「他是我們天主化身」。確實是如此，怎麼說都是圓的。於是不再打架了，不再說佛菩薩是魔鬼；佛菩薩是天主化身，你要說佛菩薩是魔鬼，不就說天主是魔鬼嗎？

《華嚴》告訴我們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。大經上講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」，共同

一法身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。所以說穿了，虛空法界無量無邊的國土、族群、宗教，都是一家人。如果我們有這個認知，天下就太平，所有一切的誤會消除了，猜疑消除了，敵對消除了，這個世界就是極樂世界，這個世界就是華藏世界。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的華藏世界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為什麼他們能夠和睦一家，彼此互相尊重、互相讚歎、互相協助？「協助」兩個字沒有看到，我們看到的是「布施供養」，布施供養就是互相協助，這個法界叫一真法界。統統認識清楚，事實真相搞明白了，這個法界就是一真法界。你沒有搞清楚、沒有搞明白，總以為自己是對的，別人是錯的，永遠合不起來。我們今天要做的，覺悟的人要做的事情，幫助不覺的人，要幫助他覺悟，幫助他從迷惑回頭，從錯誤回頭。我們不但要用言教，還得要用身教，做出榜樣來給他看，讓他在這裡面去體會。

我們要知道在現前社會做一個佛弟子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我們四眾弟子應該怎樣幫助自己、幫助社會、幫助眾生，依教奉行，學《了凡四訓》，學十善業道，把十善業道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。我們日常生活離不開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是我們的日常生活。四念處是正確的看法，四念處觀，正確的看法；四正勤、四如意足是正當的行法，用現在話講正當的生活。特別是前面這三科十二條，佛家稱「道品」，這十二個道品是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總綱領，我們要在這裡下功夫，才真正體會到「句義廣大各不同」。各不同，只是在形式上不同，他的方向目標是相同的。

『具足慧神能悉見』，具足慧神就是前面講的發起慧香主晝神，他看到了，他明白了，他做到了，他也用這個方法幫助覺悟一切廣大眾生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